

20世纪

文学大师创作随笔

窥探魔桶内的秘密

PRY INTO THE MAGIC BUCKET



语言流动如优美的旋律

飘逸出迷人的气息

人间的万般风景

都在这幅无比的画面中展现。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世纪

文学大师 创作随笔

PRY INTO THE MAGIC BUCKET

窥探魔桶内的秘密

何尚 / 主编

7.16/14

03
10
13

- 4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窥探魔桶内的秘密：20世纪文学大师创作随笔 / 何尚主编。—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9
ISBN 7-80632-579-4

I. 窥… II. 何… III. 随笔 - 作文集 - 世界 - 现代
IV. I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676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沙河东莞庄路)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2 插页
字数	281 000 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32-579-4 / I · 32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读

我少年时代的邻居玩伴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这个脑袋奇大皮肤却黑得像烟熏过的家伙，聪敏绝伦。还在他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替代过笨拙的大哥通过了初中的升学考试。

但我要说的还要比这个神奇一些。

有一年的春天，他曾到城里的亲戚家去生活过一阵子，等到夏天他返回乡下的时候，却完全换了一个人，他不写字也不算数了，却背着一个自制的木桶，游走乡间，他常常笑容满面地来到你的身前，然后将木桶盖子揭开，让你打量空空的桶底，然后盖上，然后，等到他再次掀开木桶盖子，本来空无一物的木桶里竟然飞出一只又一只斑鸠、麻雀、鸽子、鹌鹑……

这些没完没了的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惊和快乐，自然更让我激动难平。

于是，在一年的暑假里，我开始追随着他走村串寨，陪同表演，并时常三过家门而不入，用我父亲的话说，完全是吃了迷魂药的模样。

确实，我被他那只神奇的木桶迷住了。

我期望着能搞清桶里的秘密，期望着有一天也能像他那样身背木桶四处流徙，让村村寨寨惊喜莫明。

但长达一个月的追随生活并没有能让我看清他木桶内的奥

秘，我由衷地感到了绝望。

我当然有过不止一次的请教与央求，但他总是笑着摇头，总是不肯告诉木桶内的一切。

这差不多是我童年时代所体验到的空前的绝望。

但，正所谓绝处逢生，就在我行将告别这种追随生活回到学堂里的前一天，他突然被一个漂亮的大嫂和一碗酒糟弄醉了，那天中午，他迷迷糊糊，斜靠在那个大嫂家的墙角，显得漫不经心，并颠三倒四地跟我讲起了木桶中的奥秘。

我终于在艰苦的追随生活里一如所期，学会了藏匿和放飞那些鸽子、麻雀、斑鸠与鹌鹑的本领……

许多年后，我来到京城的一所艺术学院里读书，竟然又一次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生活。那是一所特别并让人留恋的学府，那里的学生有年近五十而未知天命者，亦有二十出头却名噪一时之流，如此少长咸集，当然是人生乐事，但更值得留恋的还是这儿的学风，白天听一些名流们坐而论道，夜晚拥在寝室里放胆谈经，什么写实荒诞、垮掉魔幻、诗歌小说、邓肯巴赞、上下五千、横竖八万……常常是吵吵嚷嚷就到了天明，一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景。

差不多就在最热闹的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尔克斯——这个让我们的大师兄莫言恨不能跪下叫声爷爷的老人家随总统访华并准备来我系演讲的消息，大伙一时间兴奋得一蹋糊涂，仿佛一群教徒终于要见到了耶稣、佛陀、穆罕默德……

当然了，跟教徒们有所不同，我们期待的仅仅是那个喝了米酒的魔术师坐在墙角的喃喃自语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几天后，老师向我们宣布马老因行程仓促不能如约时，教室里骤然而起的唏嘘和同学们满脸的失望。

我明白，大家是失去了一次弄清那个伟大的魔桶里奥秘的

机缘。

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无声。

就像许多矫情的歌词中所吟唱的那样：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所幸的是，文学依然是千万人的梦想、憧憬、追随和呼唤，如此说来，我所收集的这一大堆墙角边的醉话依旧迷人，依旧有着它动人而不朽的魅力。

说到这里，我突然对我的恩师王愿坚先生充满了怀念。尽管他一生囿于种种原因未能写出宏伟壮丽的作品，但他诚实的品格却让我感动良深，还在我踏入校门的第一天，他就说，你们到这里来，是学习一门技艺，学会了，可以谋生。

是啊，技艺这两个字听起来是那么缺乏浪漫色彩，但它直率地指向了问题的核心，这差不多跟那个木桶子的概念如出一辙。

眼下，我就怀揣着这门技艺在世上谋生，我想要告诉恩师，除了快乐，我，不卑不亢，不耻不荣……

何 尚

1999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英国]康拉德	艺术是一种企求	1
[英国]伍尔芙	考察现代小说	8
[奥地利]卡夫卡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19
[英国]劳伦斯	性和可爱	26
[法国]普鲁斯特	复得的时间	34
[英国]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华	42
[阿根廷]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先生和我	53
	文学只不过是游戏	60
[美国]福克纳	创作源泉与作家的生命	65
[日本]川端康成	美丽存在与发现	88
[法国]加缪	荒诞的创作	101
[法国]西蒙	小说:无主题故事	120
[墨西哥]帕斯	自由的传统	124
[法国]杜拉	历史、音乐和词句	132
	关于一本书	135
[阿根廷]科塔萨尔	说说埃米莉	140
	体验与想像	145

[德国]伯尔	我眼中的废墟文学	152
[秘鲁]鲁尔弗	佩德罗·帕拉莫和我	159
[前苏联]索尔仁尼琴	为人类而艺术	169
[法国]格里叶	新小说	189
	现实主义与新小说	199
[美国]冯尼古特	我想,我是个不算糟的作家	213
[美国]梅勒	倒霉的职业	218
[意大利]卡尔维诺	向迷宫宣战	225
[德国]格拉斯	我最喜欢大言不惭地撒谎	231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番石榴飘香	235
[捷克斯罗伐克]昆德拉	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269
	关于结构艺术的谈话	284
[美国]巴思	我的想像和推理	304
[日本]大江健三郎	灵魂与表现	318
	我在暧昧的日本	322
[秘鲁]略萨	拉美的魔幻	335
[前苏联]布罗茨基	文学憎恶重复 诗人依赖语言	343
[美国]金斯博格	塞尚及其他	357
看看这群寂寞的人(代跋)	何尚	378

[英国] 康拉德

(1857—1924)

通常，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海洋作家，但他的伟大之处却不在他写了海洋，而在于开拓出了一条心理描写的广阔的道路。但是这还仅仅是技巧层面的解释，而对于作品内容，可能没有谁有老舍先生对他的评价更准确和精辟了：那是一个最伟大境界和人格的创造者。

跟所有不幸的天才一样，生前他几乎没有什么名声，可死后却声誉日隆，人们似乎好不容易才在泛滥成灾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找到了一件稀有而昂贵的宝石。因而，美国著名评论家门肯竟称他是“唯一的一位写过小说的艺术家”。这一观点看起来有些偏激，但如果要让我们去加以反驳，却实在困难。

艺术是一种企求

一部作品，尽管语气谦虚，却表示渴望到达艺术的境地，就应当每页每行都体现出它确有一写的价值。而艺术本身，可以说是一种专心致志的企求，想要尽可能完美地反映万象缤纷的大千世界，通过揭示这世界的每个现象底下那多样而统一的真实来反映。

艺术是一种企求，想要从这世界的形、色、光、影之中，从事物的种种现象和生活的种种实况之中，发现它们各自主要的东西，持久而根本的东西——它们那惟一能够传神能叫人一看便信的特色——它们的真髓。

因此艺术家像思想家和科学家一样地求真，一样地呼求响应。从世界的外貌获得印象以后，思想家钻进了概念，科学家钻进了事实，接着他们又从那里钻出来，发出呼唤，要我们身上最善于应付人生风险的那些长处发挥作用。他们权威有力地诉之于我们的一般见识、我们的智能、我们的和平愿望或者求乱愿望，不少场合下诉之于我们的偏见，有时候诉之于我们的恐惧感，常常也诉之我们的自私——但始终诉之于我们的盲信心理。而且我们是恭恭敬敬听他们说话的，因为他们讲的是重

大问题：要培养我们的理智，爱护我们的身体，实现我们的抱负，要使采用的手段周密完善，使我们热衷的目的冠冕堂皇。

艺术家的情况却不同。

艺术家碰到了同样扑朔迷离的表面景象，就沉没到自己的内心里；如果他才力胜任，运气又好，他就会在那充满紧张和冲突的孤独天地里，找到他呼唤所要用的方式。他的呼唤，是要唤醒我们很少外露的感受力，是要唤醒我们最里层的天性——它由于生存斗争激烈不得不隐藏在比它更坚强善战的那些品质下面，正如经不起刀枪的肉体隐藏在钢铁铠甲下面一样。

他们呼唤不很响亮但很深沉，不很清晰但很激动人心——也容易被人忘记。可是它的影响却久远不衰。一代一代，人们的理智起了变化，就会抛弃一些概念，怀疑一些事实，推翻一些理智的东西。然而艺术家的呼唤所要打动的，是我们身上不依赖理智的东西，是我们身上不属于后天修养而属于先天禀赋，因而较能恒久的东西。

他诉之于我们感受欣喜和惊奇的能力，我们关于人生笼罩着神秘的体会；诉之于我们的怜悯感、美感、痛苦之感；诉之于一种与众生万物风雨同舟的潜在感情，诉之于隐约而坚定的一个信念，使无数心灵的寂寞沟通起来的一个信念，即相信大家血肉相关的信念，诉之于我们在梦想、快乐、悲哀上，在志趣、幻觉、希望上的血肉相关，把人们彼此联系、把全人类——把死者与生者、把生者与未生者——联系在一起的血肉相关。

只有类似这样的一连串思想，或者不如说一连串感受，才能多少说明，为什么下面的故事要从千百万迷惘、纯朴、默然无声、遭受漠视的群众里面，挑出几个人，描写他们的卑微生活中一段很不平静的插曲。因为，倘若上文所讲的信念有点儿

道理，那就很明白，天下没有一个光明的地方或者黑暗的角落不值得投以惊羡和同情的一瞥，即使是匆匆一瞥也罢。既然如此，写作的动机，可以说就是要证明作品的内容值得一写；不过这篇序言只想公开谈谈要作的努力，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谈得还不完全。

小说如果有一点想成为艺术的诚意，就要打动人的个性。而实际上，小说像绘画、像音乐、像一切艺术一样，必然是一种个性在发出呼唤，要打动所有其他的无数种个性，由它们那难以言传、浸染一切的力量，给眼前读到的故事赋予真实的含意，创造出其时其地精神上、感情上的气氛。这样的呼唤，要产生效果，必须是通过感觉来传达的印象；其实也不可能通过任何别的途径，因为个性，无论是一个人的也好，一群人的也好，都不会听信抽象说理。

所以一切艺术主要都诉之于感觉，而当艺术的目的借文字来表现的时候，它也必须通过感觉来打动人——如果它热望击中深藏在人内心的源头，引起同感的话。它必须力求达到雕塑的造型，达到绘画的色彩，达到最高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所能激发联想的魔力。也只有坚决彻底地致力于形式和内容的融为一体，只有毫不懈怠、永不气馁地注意辞句的结构和音调，才能接近造型、色彩之美，才可以迫使千百年来被人随意滥用，以致棱角磨尽、面目全非的老词旧字，暂时在平庸的字面上闪现一下神奇联想的光辉。

真心诚意地努力完成这个创造性任务，尽力所能及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怎么踉跄、劳累、挨骂也走下去——惟有如此才能说明作者尽到了职责。如果他问心无愧，那么，对于那些满脑子急功近利思想，明确地要求感化、安慰、娱乐的人们，对于那些要求一看书马上就能有长进、受到鼓励、感到恐

惧、震骇、陶醉的人们，他的回答必然是：我竭力要实现的任务，是依靠文字的力量，使你们听到，使你们感觉——而首先是使你们看见。不过就是如此，但这一来就什么都有了。

要是我果真做到了，你们就会在书里面得到你们正配得到的东西：鼓励、安慰、恐惧、陶醉，也就是你们所要求的一切，另外也许还有你们忘了要求的——稍稍看一眼真实。

从无情流逝的滔滔岁月里，捞出倏忽即过的一小段生活，还仅仅是执行任务刚开始。真能深情而忠实地对待任务，就要不犹豫，不害怕，不加选择地把整个抢救出来的片断端到大家眼前，满怀真诚地介绍它。就要展现这片断生活的颤动、色彩、形貌，而且通过它的运动、色彩、形貌来显示它的真实本质——揭开它何以感染大家的秘密：每一个叫人深信其然的瞬间所内含着的紧张和激情。在这样专心致志的企求中，如果你才力胜任，运气又好，你也许凑巧做到了纯然真诚的程度，以致你所描绘的悔恨、怜恤、恐怖、欢乐终于在观众心里唤起了感觉，觉得人们必然是血肉相关的，在奥妙莫测的人类起源上、在人的劳苦、喜悦、希望、命运无常上都血肉相关，因而使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使全人类和万象缤纷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显然，坚持上述信念的人，无论他这样坚持是对是错，总不会死守着写作技巧的任何一种暂行格式。这些格式中能够经久的东西——就是真实，而它是每一种格式都无法完全掩盖的——应当继续留在他那里，成为他最珍贵的财富。但是，所有这些格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甚至未经正式认可的感伤主义（它像穷人一样，极其难于摆脱），所有这些神灵，同他短期有过缘分之后，一定会抛弃他，甚至当他刚踏上神庙门槛的时候就抛弃他，让他一个人去诚惶诚恐、良心嘀

咕，让他一个人去好好认识一下他工作的艰难。在他那样心神不安的孤苦处境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最高呼声失去了它原先使舆论哗然的那种似乎不道德的意味。它的声音离得很远。它不再是什么大声疾呼，听起来只像耳语，常常叫人听不大懂，但间或有一点轻微的鼓舞力。

有时候，我们躺在路旁的树荫下，舒服地伸展身体，一面望着远处地里一个劳动者的种种举动，这样望了一会儿，就开始懒洋洋地想，这个人究竟在忙什么。我们望着他身体的动作，两臂的挥摆，看见他弯腰，直起，踌躇一下，又重头再来。这时候，能了解到他操劳的目的，还可以给我们增加闲看的乐趣。如果知道他是在努力搬石头、挖沟、拔树桩，我们会更关心他的辛劳，宽恕他那样着急奔忙扰乱了景色的宁静，而我们倘能怀着兄弟般的情感，即使他的努力失败了，我们也会体谅。我们明白了他的目的，而且这个人毕竟已经尽了力，也许他力气不够，也许他不懂行。我们体谅他，继续走我们的路，以后就忘了。

对于艺术劳动者，也是这样。艺术长久人生短暂，成功是很遥远的事。因此，当我们怀疑有没有力气走那么远的时候，我们稍许谈了一下目的——艺术的目的，而它像生活本身一样令人振奋，也一样困难，因为隔着重重云雾。艺术的目的，不在追求能保证结论取胜的清楚逻辑，不在揭开某个所谓自然法则的冷酷秘密。艺术的目的同样伟大，但是更难达到。

让那忙着实干的双手停止片刻，叫那些遥望目标，望得出神的人们回头稍微看看周围呈现的形、色、光、影，要他们歇下来瞧一眼，叹口气，笑一笑——这就是目的，尽管要做到很难，用处也不过一时，而且只是留待少数人去实现。但是有时候，即使这个任务，一些才力胜任的幸运儿竟也完成了。而它

一旦告成——看哪！——生活的全部真实都在那儿：一瞬间的景象，一声叹息，一个微笑——于是景象退回到永恒的静谧里。

[英国] 伍尔芙

(1882—1941)

由于弱不禁风，她从未得到正规的教育，但因家庭关系，她与伦敦的名流广有交际并深受熏陶，她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名叫《墙上的斑点》，不懂小说门道的人很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篇玄想之作，可就这篇玄想开创了意识流行小说的先河，并奠定了她卓著的名声。

接下来的《海浪》、《到灯塔去》、《达罗巴夫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比较起来，我倒觉得她的评论文集《普通读者》值得阅读，其强烈抒情风格使它看上去更像一个诗人的随想。

这个美丽的女人一生忧郁，晚年精神极差，二战期间，因住处遭德军轰炸而投河自尽。

考察现代小说

对现代小说作任何考察，哪怕是作最随便最粗疏的考察，也难免产生想当然的看法，以为这门艺术在现代的实践中总会比从前迈进了一步。凭着当时各人的简单工具和粗陋原料，菲尔丁干得不坏，简·奥斯汀干得也很好，可是你把他们的成功机会跟我们的比比看！他们的那些杰作确实都有些如今罕见的质朴风味。

不过，把文学比做（挑例子说吧）汽车生产过程，初看一眼还象，再看就不行了。经过了一两个世纪，我们在制造机器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在制造文学方面有没有学到什么，还是疑问。我们的写作并不比前人高明，我们所做的只能说是不停地走动，时而朝这个方向动一下，时而朝那个方向动一下，可是，倘从一个足以高瞻全局的山顶来看，却有点来往圈子的趋势。

不消说，我们并不自以为占据了（即便是片刻占据了）那样优越的制高点。站在平地上，挤在人丛里，给风沙迷得难以睁眼，我们回头羡慕地望着那些比我们幸运的、打了胜仗的名将猛士，他们的业绩都带着一副大功告成、与世无争的气派，